

## 楔子

幼年的記憶對他而言，是一片漆黑的夜空。

孤單、寂寞與空虛……伴隨著山林間陰冷的風，將他的身體和心吹得冰涼。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眷戀溫度。

那個時候出現在他面前的，正是那個人……

忘不掉的，是那個人渾厚的嗓音和他身上特有的香氣。

以及，覆上自己頭頂的，那溫暖的手掌……

## 第一章

一匹快馬，逆著夕陽，穿梭在青山之間，急促的劃出一道光影。

山路難行，何況此刻還起了一層薄薄暮靄。本不該保持如此迅猛地速度，可是楊子巍不但沒有放慢腳步的意圖，反而提起鞭子，狠狠抽打在馬的身上，讓馬兒更賣力的放蹄狂奔。

他身著白色錦衣，後披紅色斗篷，腰佩寶劍，頭戴束髮玉冠。

原本這一身行頭盡顯出他當朝二品將軍尊貴的身份和地位，可是現在華貴的服飾卻被兩旁樹枝撕扯出條條裂口，再加上他那頭被厲風吹散的髮，讓他看起來頗為狼狽。

「該死！」楊子巍低聲怒罵，一邊用眼角餘光看向身後，彷彿忌憚著什麼。

事情，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

他本該駐守邊疆，卻被一道聖旨急召回京城，沒想到在半途竟遭到一群形蹤詭異的刺客襲擊！

刺客很顯然是針對他而來，故意衝散了他和手下護衛，使他落單。

雖然知道來人的意圖，可是那些刺客的身手實在了得，刀起頭落，動作快到連楊子巍都看不清。他自知鬥不過對方，不得已隻身一人躲入了山林。

他堂堂一方大將，竟然會被一群躲在暗處、不敢見人刺客逼到這種地步！實在是莫大恥辱！楊子巍不禁狠狠握緊了韁繩。

他再次回頭看去，身後只有因自己的奔馳而不斷倒退的樹木，不見有人。

那些刺客沒有跟上來？楊子巍不由得暗想，但依舊不敢掉以輕心、不敢放慢速度，直接衝向樹林深處。

馬兒踩踏著雜草深入林間，周圍的空氣益發清新，混著雨後的泥土味道。

樹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楊子巍身後的樹木卻忽然微微顫了顫。

風中夾雜著一聲低沉而沙啞的喘息，接著樹幹又猛地一顫，脫落下來大塊樹皮，像是被什麼動物的利爪給撕下一樣。

不遠處的另一棵樹上，傳來「砰」的一聲悶響，樹幹同樣顫動著……

楊子巍背後沒有長眼睛，不可能看到身後發生的事情，但是這些聲音和直覺告訴他，那些古怪的刺客並沒有離去。

他抽出了佩劍，屏住呼吸，警戒的注意著四周的動靜。

聽到耳邊風聲呼嘯，但卻夾著一絲雜音，他眉頭一皺，立即從馬背上躍起，棄馬而去。

只聽馬兒一聲嘶鳴，隨即一分為二，被活生生的撕裂開來，當場血肉模糊，濺了楊子巍一身鮮血。

他腳尖剛落地，還未能緩下方才的驚嚇，手臂上就傳來一陣劇痛，冒出一道血花！

「究竟是誰給我出來！別在背後鬼鬼祟祟！」楊子巍捂著自己的傷口，看向四周。從一開始那群刺客就像是在玩弄他似的，時不時從四面八方攻來，卻又不顯出身形，倒像是要故意嚇唬他，想讓他驚惶失措，然後再慢慢將他折磨致死。

楊子巍顧不得細想，周圍草木皆兵，他的理智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

「出來！」他舉起寶劍，漫無目的的亂砍著身邊的草叢，想將對方從隱蔽的樹林裡逼出來。

「哼哼……」四周傳來一片譏笑聲，陰冷、透著寒意，但從語調聽來，對方並未因他的主動出擊而產生任何慌亂，反而像是在欣賞他最後的困獸之鬥。

「可惡！」楊子巍狠狠咬著嘴唇，他以驍勇善戰、計謀過人聞名，此時卻被幾個刺客玩弄於股掌間，讓他如何不惱怒。

手裡的劍劃過草尖，忽然毫無來由的一滯，彷彿撞上了堅硬的鐵器，震得他虎口隱隱作痛。

但是劍尖所指之處，除了野草外，再無他物，一切顯得極為蹊蹺。

楊子巍下意識收回寶劍，後退一步，但前方傳來一陣窸窣聲，還未等他反應過來，胸口已經遭到襲擊。

像是野獸的利爪猛地抓破他的衣襟，也撕扯掉一片皮肉，頓時血流如注，傷口猙獰！

「唔！」楊子巍忍著痛向後退去，臉色蒼白得難看。

出生入死這麼多年，他還是第一次嚐到恐懼的滋味，看不見的敵人、無法預料的襲擊，讓他全身毛骨悚然，不由自主的朝著身後的樹林一步步挪動著……

忽然，他腳步一轉，往樹林鑽了進去，挑了樹木最繁茂的方向一路狂奔，想要借用樹木來阻礙對方視線，掩藏自己的行蹤。

「追！」敵人沒料到他臨危之時還能做出這樣的判斷，追逐顯得有些慌張。

背後不時傳來細碎的聲響，楊子巍感覺到一股濃烈的殺氣從身後湧向自己。

他不由得加快步伐，用盡全身力氣向前奔跑，腦海裡彷彿有聲音在告誡自己……

他還不能死在這裡！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在這群詭異的神祕刺客手裡！京城，還有等待著他的人，還有需要他的人，還有期待著他回去的人……

「啊！」忽然，腳下一拐，楊子巍整個人順勢向前撲倒，接著，他絕望的發現自己太過在意身後的追兵，卻沒有察覺到前方一竟然是一處隱蔽的深潭！

「嘩啦」一聲，他整個人跌入深潭之中。

水面上濺起層層水花，直撲潭邊，但又像是被什麼東西阻擋住了，順著那東西的輪廓流淌下來。

夕陽照耀下，水珠散發著剔透的七彩光芒，刺透四周輕薄的霧氣。

霧氣漸漸散開，顯現出一道高大的黑色身影。

那人從頭到腳被黑色斗篷嚴嚴實實的包著，只露出一雙犀利而泛著紫色光芒的眼

眸—那是一雙不似人類的眸子。

「追嗎？」一旁又跳出另一個黑衣人，冷漠的問了一聲，眼睛卻緊緊盯著面前的碧潭，射出幽幽光芒，像是鎖定了獵物興致高昂的野獸。

站在前方的黑衣人沒有回答，緩緩動了動身子，向前伸出手，像是碰到了什麼，指尖忽然閃爍出一道淡藍色的光芒，迫使他觸電似的收回手指。

「這是……」身後的同伴不解的上前來，學著那領頭人的樣子向前觸摸，同樣被藍色光芒彈回來，痛得他齜牙咧嘴，「可惡！居然有結界！」

「前面恐怕是吾等無法進入的領域，但那個人類跌入這深潭裡，怕也活不了多久，不妨在這裡多候幾日，確認那個人類死亡後再回去稟報主人！」領頭之人一邊搓揉著自己被藍光灼傷的手指，一邊冷靜的指示，雙眼一直看著前方那幽深的碧潭……

那人早已身受重傷，如今落入這寒氣逼人的深潭裡，一定必死無疑了吧！

楊子巍落入潭後，冰冷刺骨的潭水讓他幾乎窒息，可是身上的重傷卻讓他無法動彈，四肢彷彿麻痹了一樣。

他並未闔眼，直到最後一刻，他仍舊希望能夠看清站在岸上的，那些刺客的廬山真面目。

可惜，他看不見，他觸目所及，只有上方碧綠蕩漾的湖水，和從自己嘴裡冒出並且不斷上升的水泡。

窒息感漸漸壓迫而來，讓他感覺到了痛苦。

但是這樣的痛苦，漸漸的，也會消失而去吧？隨後，自己就再也感覺不到任何痛楚，葬身於這荒郊野外的寒潭裡，孤獨的死去。

誰也不會來救自己了，誰也不會出現……

一個人絕望的死去，好難受……好痛苦，就像小時候落水時的感覺一樣……

當年他是被仍是太子的聖上所救，那之後，他就發誓要永遠效忠於聖上，以報其救命之恩，但如今，他大恩尚未來得及報，便又要葬身湖底，這莫非是他楊子巍的命嗎？

罷了……

上方傳來「嘩啦」一聲，使楊子巍漸漸要闔上的眼皮又打開些許。

頭頂，似乎閃過一道黑影，繞了個圈後，迅速的朝著他的方向游過來。

是誰？是那些刺客？怕自己落水了還未死，要下來確認？

「咕嚕！」他張開嘴巴，吐出最後一絲氣息，接著閉上雙眼，露出一抹無奈而絕望的笑容。

可身子似乎被人輕輕的托住，同時，嘴唇被什麼柔軟的東西碰觸著，不由自主的輕輕張了開來，接著，一道氣息渡了進來……

那是他在意識消散之前，最後感覺到的事……

他的意識彷彿在虛無中轉了一圈，過了很久，方才回到自己的軀殼裡。

緩緩睜開雙眼，映入眼裡的是一片模糊的綠……

四周空氣清新，草香味撲鼻而來，先前痛苦的窒息感完全消失了。

自己沒有死嗎？這裡又是哪裡？

看起來不像是湖底，反而像是一片幽靜的樹林。

「嗯？」楊子巍疑惑的張了張口，發覺自己的聲音有些沙啞後，他稍稍清了清喉嚨，接著撐起身體。

重傷的胸口立刻傳來一股椎心痛楚，讓他清楚的記起落水前，被刺客偷襲的事情。可是自己究竟是如何逃過這一劫的？

低頭看向胸口，他這才發覺自己全身赤裸，下半身僅僅蓋著一塊動物皮毛，但那大小也只夠遮擋住重要部位。

胸口傷處貼著幾片綠葉，像是被人清理過，但隨著自己的動作，傷口好像又裂了開，火辣辣的疼。

楊子巍皺起了眉頭，不敢再妄動，只是抬眼看向四周。

地上鋪著嫩草，散逸著點點芬芳，身旁到處都是枝繁葉茂的高大樹木，樹枝一直延伸盤繞，交織成一片幕帳，蓋住了頭頂那片藍天，形成一座綠色的宮殿。

這裡是哪裡？他記得落水後，好像有什麼人拉了自己一把……那人到底是敵是友？會是追殺自己的刺客嗎？是的話，他為什麼要救自己？但若不是刺客，他又為何出現得那麼及時？

一時間，楊子巍覺得謎團重重，百思不得其解。

沉思片刻，他的思緒被一陣細碎的腳步聲打斷。

單從聲音聽來，來者速度很快，不亞於當時追趕著自己的那些隱身刺客！

楊子巍握緊了拳頭，仔細辨別來者的距離，並警覺的盯著那個方向……

有什麼，要過來了！

「唰」的一聲，一道黑影竄出樹叢，眨眼工夫便直撲他而來。速度之迅猛，讓楊子巍甚至沒能做出任何反應，雙肩就被壓制住，一股熱氣直接噴在他的頸窩上，皮膚上傳來陣陣涼意。

「你……」楊子巍定睛一看。這東西似乎是個人，但他雪白的手掌和腳卻不似人類，反而生著像豹子一類猛獸的利爪，背後更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正左右搖晃著。楊子巍按捺著內心的慌亂，稍稍抬頭，看見對方烏黑髮絲下藏著的一雙獸類耳朵。僅這幾點，他就可以判斷面前這生物，絕對不是人類！

「紫微……」

就在楊子巍仍驚疑不定之時，那生物卻忽然開了口，音調不高，但清脆悅耳。

他呼喚出的那兩個字在楊子巍的耳邊蕩漾著，激起他心中層層漣漪。

這傢伙怎麼知道他的名？

驚疑之下，楊子巍顧不得身上的傷口，猛地一把推開對方，呼吸變得急促。

「啊！」似是沒有料到楊子巍會忽然推開他，那生物措手不及的跌坐在地，發出了一聲驚叫。

接著他猛地自地上彈起，四肢略微彎曲，輕輕落地，隨即身體下壓，匍匐在地，

而臀部高高翹起，細長的黑色尾巴搖擺不停，姿勢就像戒備的貓。

但跟貓不同的是，他正用著委屈而疑惑的目光，緊緊盯著楊子巍。

楊子巍深深吸了一口氣，為了面前這古怪的生物，同時也是為了其所擁有的驚人容顏！

雖然面前這生物怎麼看，其身形動作都像是隻矯健野性的黑豹，但他的長相卻出乎意料的柔美可愛。

腰身纖細、四肢修長，烏黑的長髮散亂在肩膀兩側，襯在那張標緻的瓜子臉旁，五官小巧也柔和，兩道彎彎的柳葉眉和高挺的鼻梁，淡粉色的櫻唇微微啟著，好像想要說些什麼，但話未出口，臉頰已經緋紅。

而讓人怦然心動的，是那雙水靈靈的金色眼眸，散射著攝人心魄的淡光，光是被看著，就會不自覺的給吸引住。

但被對方所捕獲只一瞬，楊子巍便清醒了過來，向後挪動身子。

「你是什麼人？」他冷冷問道，手下意識的摸向腰邊，但是那兒空空盪盪，他這才想起自己落水時，佩劍已經丟失，而且此時身上一絲不掛。

他窘迫的皺起眉，隨即又抬頭，死死盯著對方不放，觀察著對方的動靜。

「紫微……」猶如豹子般的美少年再次輕喚，重新直起赤裸著的上半身。那片雪白晶瑩的肌膚和緊實的腹部線條，透著一種妖冶之美。

「別過來！」見他像是要靠近自己，楊子巍立即出聲吼道，手摸向身後，尋找任何可以攻擊的武器。

聞言，少年露出了一抹失落，但隨即又向楊子巍靠近，「是我……」

「你？」楊子巍挑起眉梢，疑惑的看著他。

「你忘記了嗎？」少年側頭看他，眉頭緊鎖著，又朝著楊子巍的方向躍起。

楊子巍立即將手中的尖利石子衝著對方彈射過去，趁他躲避石子的瞬間從地上爬起，裹著毛皮轉身就逃。

「紫微！」背後傳來一聲疾呼，他不予理會，使足了力氣逃跑。

胸口上的傷再次裂開來，痛得他臉色蒼白得猶如白紙，但他依然奔跑不懈。

開什麼玩笑！剛從一群看不見面目的刺客手裡逃出來，又要面對這像是豹子一般的怪物？

他寧可被淹死，也不想被這怪物當做點心吞下肚！

「砰」的一聲，黑影從楊子巍的頭頂掠過，直接落在了他的面前，激起些許塵土。

楊子巍一頓，隨即朝著另一個方向逃去。

「別走！」背後那聲音顯出了一絲焦急，但是楊子巍卻不敢多加停留，運氣而起，想要施展輕功。

但他身上的傷勢太嚴重，運功之於他而言太過勉強，強硬施展，反而落了個口吐鮮血的下場。

「唔……」楊子巍全身乏力，單膝跪在柔軟的草皮上，身子卻立即被背後那個少年抱住了。

「別走……」音調顫抖著，一道熱淚順著他的肩頭落下，讓楊子巍不禁一愣，更不

明所以。

一個素未謀面的怪物，居然像個孩子般抱著他哭泣？

「別再丟下我一個人……」少年抽泣著，話語混著濃濃鼻音，讓楊子巍的心漸漸的柔軟了下來。

他似乎並不像是要吃人的樣子，而且……那一句「別再丟下我一個人」不偏不倚，正好戳在他的軟肋上。

這傢伙雖然擁有強大的力量和速度，卻也是一個忍受著寂寞孤獨的可憐蟲。

就和自己一樣……

雖然身處高位，或者說，就是因為他身處高位才更加深刻的體認到世間的爾虞我詐，心知肚明表面上彼此交好的朝臣們，其實彼此勾心鬥角。

所以他總是笑著和氣待人，因此在群臣中獲得了較高的威望和名聲，為了穩固今日的地位，他也冷眼看著許多人身敗名裂。

他從不對別人推心置腹，他無法從心底信任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親人。

也正因為這樣，他益發覺得寂寞，更明白孤單的痛苦……

「別再離開……求求你……」淚如雨下的少年依舊低聲泣訴著，彷彿他才是受了傷的弱者。

見他如此脆弱，楊子巍心中隱隱生出憐憫，恐懼戒備之意稍稍減退，他暗自思量：對方若硬要留下他，大可攻擊他，不必如此懇求，如此看來，這怪物應無惡意，反正自己重傷在身，原本就寸步難行，此刻不如先暫時順著對方的意，以後再做打算也不遲。

想到這裡，他稍稍鬆了口氣，壯著膽子轉過身朝那少年一笑，「好，我不走，你先放開我……」

聽了他這句保證，那雙金色眼瞳稍稍放大了些，接著，少年聽話的鬆開手臂，乖巧的蹲坐在楊子巍的身邊，淚眼汪汪的看著他。

楊子巍不禁覺得，這時候的少年，哪裡像什麼豹子怪物，分明是一隻家貓。

「非常抱歉，在下受驚過度，現在思緒有些混亂……敢問這裡是何處？尊駕又是何方神聖？怎會知道在下的名字？」確定對方沒有敵意後，楊子巍恢復了冷靜，轉而向少年套起話來。

「紫微？」少年偏著頭，疑惑的看著楊子巍，「我是司語啊！是守護這座靈山的山鬼啊！難道你忘記了嗎？」

「司語？山鬼？」楊子巍聽了頓時一驚。關於山鬼之說他略有耳聞，古書上記載他們上身為人、下身為豹，時常化為美貌少女，是山神的一種。而野史中也曾著述過，古時有一位君王愛上了一位山鬼，但是人神殊途，只能與其在夢中共赴雲雨，纏綿悱惻……

只是沒想到，古書中所記載的神奇生靈，此時竟然出現在他面前！

不過，他是不是將自己錯當成其他同名的人了？所以才會這麼纏著自己？

「在下名字雖然的確是子巍，但與尊駕卻是初次見面，尊駕是不是認錯人了？」

楊子巍恭敬的說道。

但司語卻拚命的搖頭，「不，你就是紫微，你就是我認識的紫微。」

「在下不是……」楊子巍剛一開口，司語便輕輕的捂住了他的嘴。

他眼裡滿是辛酸，「別說了，紫微……我不會認錯的！或許現在的你已經把我忘記了，但是我卻認得你的靈魂，無論你變成什麼模樣，我都能認得出來，不管是十年、一百年，幾百年……」

看著他那雙濕潤的眼，楊子巍抿了抿嘴，心底，竟然有一絲莫名的傷感，讓他無法繼續反駁面前的山鬼。

「無論如何，多謝尊駕救命之恩！」他知道無論自己怎麼解釋，對方都聽不進去，只得將司語的手從自己的唇邊拉開，並轉開話題。

「紫微，我叫司語，不叫尊駕……」司語略帶委屈的嘀咕。

楊子巍一愣，便又微笑，「那，不知司語可有見到那些追殺在下之人？」

「沒有……」司語微微搖頭，「靈山不允許凡人和邪惡的生物進入，他們應該是被靈山的結界阻擋在外了。」

「哦？那為何在下能夠出現在這裡？」楊子巍頗感詫異。

但司語卻抬起頭來，朝著他微微一笑，「因為你不是凡人，你是紫微……」

楊子巍的話噎在了喉嚨裡，沒想到說來說去又繞回到「紫微」這個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身上了。

只不過，既然山鬼認定他是那個紫微，這靈山之中又不會有那些追兵刺客，他何不索性在山鬼的保護下養傷調息，等身體恢復再起程回京城？

打定主意，楊子巍也不再繼續強調自己不是司語口中的紫微，他稍稍抬起手臂，想要拍拍對方的肩膀表示友好，但這個動作卻更拉開了他因方才的奔跑而裂開的傷口，鮮血又一次湧出，痛得他死去活來。

「別動！」司語急忙阻止，抓住了他的手臂。

「喂，你、你要做什麼？」楊子巍警戒的想收回手，但司語抓得很牢，而且整個人貼了上來，趴伏在他的胸口，櫻唇微啟，探出火熱的小舌，細細的舔舐起他的傷口。

「等、等等！你……」楊子巍驚慌不已，卻又無法抵抗對方強大的箝制，只能看著司語將他流出的血全部舔舐乾淨，又轉而舔著他胸前的傷口。

「啊，癢……哈……哈……唔……」

皮膚上傳來了陣陣騷癢，讓楊子巍忍不住想笑，但是一笑又拉動了傷口，讓他又痛得直冒冷汗。

就這樣時癢時痛，時而想笑時而想哭，硬是將他折磨得痛苦難耐，恨不得一頭撞死在樹上！

更要命的是，被司語舔舐過的地方正隱隱發燙，一股怪異的酥麻感油然而生！

司語沒有理會楊子巍的感受，一逕認真的舔著他的傷口，而神奇的是，裂開的傷口竟然真的漸漸止住了血！

「這……這是怎麼回事？」楊子巍驚訝不已。

「我們山鬼一族本就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們的唾液可以用以癒合傷口，你不要

動，我會幫你把傷口治好，過幾日就沒事了。」司語解釋完，又一次低下頭去，繼續舔他身上的其他傷口。

「這是法術？這能力對任何人都有效果嗎？」知道箇中原由，楊子巍便不再抵抗，只是好奇的問道。

司語停下了動作，緩緩抬起頭來，金色的眸子閃著溫柔神色，「這種能力……紫微，我只會對你、我只為你一個人用……」說罷，他又低下頭處理傷口。

楊子巍沒有再多說什麼，變得安靜，心裡有一絲淡淡的愧疚和惆悵。

他說的紫微……並不是自己……

## 第二章

靈山，原是隱匿於山林間的「山中山」，靈氣充沛而純淨，是各種神祕精靈的棲息地。而人類和邪惡的東西，則無法踏入半步，因此沒有人知道靈山的存在。

眼下，楊子巍一介凡人，卻被這靈山的主人—山鬼司語留在自己的洞穴裡養傷，司語還親自照顧他，這件事在靈山間很快傳了開來，也引來一群不速之客。

楊子巍向來不迷信什麼怪力亂神的東西，但是此時，當那些東西就在他面前漂浮著時，卻讓他不得不打破原有的觀念。

「他是人類？」一團像是毛球的東西睜著其唯一一隻大眼睛看著楊子巍，惹得他一陣緊張。

「人類怎麼能進來靈山？」另一團像是鬼火一樣的東西飄過來又飄過去，猶如蜜蜂一般繞著楊子巍打轉。

「好像很好吃呢！這裡都是血的味道，嘿嘿……」一隻長舌頭的妖怪獰笑著靠近，口水流了一地。

一時間，精怪們獰笑著聚集起來，表情可怕，像是要將楊子巍生吞活剝。

楊子巍警戒的看著眾多精怪，心裡不停祈禱著出去覓食的司語能快點回來，不然自己就要被這一群妖怪生吞活剝了！

「聽說人類的心都是黑的，要不，我們把他的心挖出來看看？」長舌頭將他細長的指尖放在嘴邊，用那長長的舌頭舔了舔，顯出一副貪婪好吃的模樣。

「住手！」這時，洞外傳來一聲怒吼，嚇得這群小妖退後了一步，轉過頭去看向洞門外。

司語的身影落在門口，猛地衝進來，手裡抓著魚，金色雙眸裡閃著憤怒的光芒。

「司、司……司語大人！」小妖們立刻從楊子巍身邊退開，長舌頭更是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頭。

「哼！」司語走上前來，身邊掀起一陣旋風，將這群不聽警告擅闖洞府的不速之客統統送出洞外。

「啊！」小妖們像是疊羅漢似趴在洞穴外，被壓在最下方的爛泥怪疼得嗷嗷直叫。

「司語大人生氣了！司語大人生氣了！」鬼火在空中飄蕩著，發出尖銳刺耳的叫喊聲，「司語大人生我們的氣了！」

「一定是那個人類！是那個人類迷惑了司語大人！」

小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抱怨起來，將矛頭都指向了楊子巍。

司語身為山神，平日雖然沉默寡言，不善與精怪們交流，但也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氣憤的將牠們掃地出門。

小妖們從未遭受這種待遇，想來想去，便將原因歸在楊子巍頭上。

「我們一定要把司語大人從那個人類的手裡救回來！」毛團怪憤憤不平的從長舌怪身上跳下，氣得全身微微泛紅。

「話雖如此，但司語大人已經被那人類迷住了，我們不是他的對手啊！」

「哼，你可別忘了，這靈山的隔壁，還有那位大人……」毛團怪眨了眨眼，眾精怪無不會意的笑了出來。

與此同時，司語一顆心全繫在某人身上，哪裡會注意幾個小傢伙的動向，他專心顧著查看楊子巍的傷勢，擔心他被那群不聽話的小妖傷害。

楊子巍有驚無險，也沒有受什麼傷，反而是司語帶回來的那條魚的腥味讓他感到有些反胃難受。

司語每天都會去河裡捉魚回來給他吃，但是他並不懂得怎麼煮熟食物。那血淋淋散發著腥臭味的東西，讓他實在受不了。就算是在行軍作戰的艱苦歲月，他也從未有過這種茹毛飲血的經驗！

所以面對司語的熱情款待，楊子巍有苦難言，一則是不想得罪對方，也知道他是一片好意，所以第一日、第二日，他忍了，可是眼下，他已經到了聞到腥味就想吐的地步，臉色自然難看幾分。

「紫微？」像是察覺出對方的異樣，司語輕輕的用前爪推了推楊子巍的腿，還好心的將手裡的魚放到他的面前去。

「能不能……」楊子巍哭喪著臉，一句話都說不全，便轉過頭去狂吐不已，嚇得司語一陣手忙腳亂，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紫微？你哪裡不舒服？」

楊子巍吐完，轉過身來，臉色蒼白，指著地上的死魚，「用火烤一下也好，拜託！」於是片刻後，一條從頭到尾被烤成黑漆漆一團，已經看不出原形來的魚就送到了楊子巍面前，還散發著一股燒焦的味道。

「我……火系法術，不太擅長……」漂亮的臉蛋被煙熏成了黑色，只留下一雙金色眸子，透出淡淡羞慚。

「沒關係，已經好很多了！」楊子巍接過司語手裡的魚，大口吃起來。

被烤焦的魚肉毫無水分，吃進嘴裡就像是一堆乾渣，味道並不好。

但是楊子巍沒有計較，一是因為他實在是太過飢餓，另一個原因則是……他有些不想看見司語露出為難的表情來。

不想對方因為自己而犯愁，也不想欠這個山鬼太多人情，畢竟，利用司語對另一人的眷戀已經有些過份了……

「原來要這樣吃，我明白了！」司語見楊子巍吃得比平日都快，恍然大悟，「好，我每天都會用火烤一遍！」

「咳咳……」滿嘴焦炭味的楊子巍聽了他這話，頓時被嘴裡那股濃烈的煙熏味道嗆住，拚命大咳起來，嚇得司語又一陣忙亂。

看來自己必須快些好起來才行！楊子巍暗自想著。再這樣下去，傷還沒好，他就很可能先死於胃病！

飯後，司語像是例行公事般替楊子巍舔舐傷口，雖然方法古怪了些，但是原本血肉模糊的嚴重創傷，在司語的舔舐下，癒合速度極快。

楊子巍只能將原因歸於山鬼所擁有的神奇力量，雖然一開始有些尷尬，但也逐漸習慣了司語的治療。

沒過幾天，他便能夠起身走路，伸展拳腳了。

他不敢再讓司語用法術來炙烤可憐的食物，已經可以走動的他跟著司語來到河邊，緩緩活動著身軀，拾了些柴火點燃，又尋來些粗細正好的樹枝穿魚架在火上烤。

做完一切之後，楊子巍坐在火堆邊，看向不遠處的清澈溪流。

水有些深，但卻清可見底，司語從這頭撲到那頭，玩得不亦樂乎。

「嘩啦！」一聲，他猛地鑽入水裡，接著又冒了出來，雙手緊緊握著一條青色的魚。

動作迅速、身手一流，楊子巍審視著面前的山鬼，若是常人有他這身驚人的爆發力，定然能成為叱吒風雲的猛將。

但是，這樣厲害的精怪，為何偏偏對自己這麼執著？

一心認定自己是他要找的人，卻總是說不出原由，只是告訴自己天規不允許他洩露太多。

而每次說起那個紫微，他又總會露出一臉幸福的表情，讓人不忍心打破他的美夢。因此楊子巍就這樣一直裝成紫微，但他心底明白，自己並不是司語期待的那個人。司語那些快樂的回憶裡沒有自己的存在，他不過是在欺騙他、利用他！

「啊！」

忽然，河中的少年驚叫了一聲，讓楊子巍迅速回過神來。

只見司語手裡的魚脫手而出，一躍入水，而他卻像是被什麼東西絆倒了，一屁股跌坐在水裡。

「哈哈……」看見剛剛讚許過的人下一刻就出了醜，楊子巍忍不住笑了出來，但隨即一怔，掩住了自己的唇角。

自己怎麼沒有控制住情緒波動？不是應該裝作沒有看見，以免對方尷尬嗎？

身處朝堂，他的自制力鍛鍊得超人一等，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該表現出哀傷，都算計得非常精準。

但是此刻，他的自制、他的算計，怎麼全都失去了水準？有些令他不知所措，只能抬起頭，看向水裡的司語，希望對方沒有聽到自己方才的笑聲。

但是司語已經朝著他的方向看了過來，臉上卻並無怒意，反而摸了摸自己的後腦，之後也覲一笑。

水珠順著他赤裸的身體滑落，流過晶瑩剔透的肌膚，劃出柔美的曲線，身後搖擺的尾巴和那雙異於常人的金瞳，讓他看起來有種另類的美感—那是楊子巍從未見過的美麗，帶著特有的妖媚之色，蠱惑著他。

感覺臉稍稍發燙起來，他急忙移開視線，「抓到魚就快點上來吧，水裡冷……」

「嗯！」司語微微點頭，聽話的走上岸。

此時，火堆上串起的魚已被火烤得「滋滋」作響、香氣四溢。

楊子巍取下烤好的魚遞到司語手裡，「嚐嚐看。」

司語乖巧的點了點頭，然後有些笨拙的用爪子握住手裡的樹枝，將魚放在鼻尖下聞了聞、嗅了嗅，接著伸出舌頭沿著魚身一舔。

「唔！」炙熱的痛感讓他猛地縮回舌頭，丟開烤魚，捂著嘴巴淚眼汪汪。

「笨……」楊子巍忍住了開罵的衝動，急忙走到河邊，取了一捧冷水回來澆入司語嘴裡。

「嗚……」司語說不出話，吞著冷水，眼裡含著盈盈淚光，讓人看著心痛。

「你就不會吹一下再吃嗎？」楊子巍略帶責備的說道，但眼裡更多的是連他自己也沒察覺的憐惜。

「唔，紫微……說……嚐嚐……」司語口齒不清的咕噥，一面湊上前，像是意猶未盡似地伸出舌頭，舔著楊子巍的手指，將上面剩餘的水滴也捲進嘴巴裡。

「你……」楊子巍猛地收回手，尷尬的看著他，「我又沒說要你立刻……」

但對上那雙眼波流轉的金色眸子，他便無法繼續說下去。輕輕的歎了口氣，心想：這孩子，難道人家讓他吃毒藥，他也乖乖的吃下去嗎？

「過來，讓我看一看！」面對有些孩子氣的山神大人，楊子巍不由得心軟了幾分，將司語拉到自己的面前，捏住他的下頷，順著張開的嘴探看進去。

兩枚可愛的虎牙下，可憐的小舌尖端已經被燙出一片細小的水泡，變得通紅，楊子巍皺了皺眉，然後小心的吹了吹那被燙傷的地方。

「唔……」司語眼裡含著委屈的淚，臉頰繃紅，神情楚楚可憐。

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從腦海裡竄了出來，楊子巍有些意外自己竟然會這麼想，司語的這副表情……似乎在哪裡見過？

可是，他又完全想不起來……

抱著疑惑，楊子巍稍稍安撫了受傷的司語，然後將身邊已經冷了一些的烤魚遞給對方，「這次嚐嚐可要小心點。」

這一次，司語學會了謹慎，輕輕碰了碰魚肉，感覺不燙後，才咬下一口食物，津津有味的咀嚼起來。

看著他吃得津津有味，楊子巍也會心一笑。

他這模樣跟當年到南方微服私訪的聖上穆曉宇有幾分相似，什麼也不懂，跟在自己身後，需要人照顧著。

見楊子巍難得的微笑，司語停下動作，睜大了雙眼看著他，似乎像在詢問他因何而高興。

「沒什麼，想起過去和聖上一起微服私訪的事了……」楊子巍意外自己又流露出真實的感情，但不知道為什麼，在司語面前，他就是總不由自主的摘下自己的面具，卸下重重武裝和防備。

「聖上是誰？什麼叫做微服私訪？」司語對楊子巍提起的人起了一絲好奇，放下

了魚，豎起耳朵蹲到他身邊。

「聖上……是我的主人。我幼時貪玩，結果不慎落水，當時如果不是聖上相救，我可能早已上了奈何橋。所以，我的這條命是屬於聖上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為了他掌權，為了他殺敵，為了他做任何事！」

「……」聽著楊子巍的激動，司語眼裡閃過一絲落寞，微微動了動嘴唇，「我也能……」

紫微能為那個「聖上」做到的，他都能為紫微做到，這份心意不會輸給任何人。但楊子巍並沒聽見他的低語，也沒有察覺到司語的情緒，話匣子一打開，便關不住了，「所謂微服私訪，就是像君王做平民百姓打扮，深入民間、體察民情。十六歲那一年，我獨自陪聖上出宮，那一路可真是……」

楊子巍興致勃勃的講述往事，彷彿又回到了過去，回到了十六歲的時候，那時候的他還只是個熱血俠義的青年。

司語靜靜聽著他說故事，不知不覺入了迷，甚至忘記前一刻心裡的一絲不甘。故事裡有對方年輕時的影子，而楊子巍在人世間所經歷的一切，對於從未離開過靈山的司語而言都是那麼的新奇，讓他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將自己融入故事，取代了楊子巍身邊的「聖上」，和他同甘共苦、患難與共。

楊子巍的故事為司語帶來一絲新鮮感，讓這個故事直到之後的幾天裡依然在司語的腦海裡盤旋著。

莫非當初紫微離開，也是因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興趣？

那等他的傷養好了，他是不是還是要出去？追隨著那位對他很重要的「聖上」？而自己卻無力，也無法挽留他……

司語一邊捉魚，一邊想著心事。如果自己無法留住紫微該怎麼辦？倘若自己能夠離開這座靈山，陪伴著紫微行走天涯該有多好！

他已經厭倦苦苦等候了……

這時候，耳邊傳來一陣碎響，空氣裡還彌漫著一股熟悉的味道。

司語一驚，丟下了手中的魚，從水中站起身來，看向身後的竹林。

竹林裡，走出了一位容貌與司語相似，有著一頭棕色長髮的美麗少女。

見到司語，少女臉上靈出一抹淡笑，紅唇微抿，「語，好久不見……」

「言……」司語詫異的看著她，「妳怎麼來了？」

來者正是他的親生姊姊一司言，也是山鬼一族的領袖，平時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她不會親自前來，通常只用千里傳音與他進行交流。

而他天生在族中就不受歡迎，最親近的也只有自己美麗的姊姊。

「我聽小妖們說你讓一個凡人進了靈山？」司言踏著輕盈的步伐，走到弟弟的面前，站在河岸上看著他，臉上並無太過責怪，但是司語能夠感覺得出來……姊姊為此很不高興。

「言，他不是外人，是紫微！」他急忙解釋。

可是司言一聽，卻拉下了臉，「我已經在幻鏡中見過了，如果他真是紫微星君的

話，那就更不能將他留下！」

「為什麼？」

「你還想再嚐到被人拋棄的痛苦嗎？」司言這句話戳中司語心底的傷口，讓那已經沉澱的濃濃哀苦溢了出來。

過去幾百年裡，他每日每夜守在靈山山頂上，抬頭仰望遙遠的天宮。

天上的紫微星就是他唯一的寄託與牽掛，他只希望紫微宮裡的那人能在閒暇之餘低頭看一眼，想到靈山上，還有一個山鬼在等著他。

可是那人卻一直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紫微星那冷冷的光芒漸漸照寒了他的心。痛苦，失望，悲涼……甚至絕望。

然而在他最絕望之際，那人卻又出現在他面前，雖然容顏有所改變，但是那熟悉的感覺和那與眾不同的靈魂之色，讓他立刻就認出了他。

「言，我已經等他等了幾百年，現在他好不容易出現，這一次，我不會離開他！」

「笨蛋！」司言只覺恨鐵不成鋼，真想好好敲醒自己的弟弟，「他現在雖然只是個凡人，但他畢竟是星君，等他回到天庭之時，他依然會拋下你不顧，就像當年一樣！」

「就算是那樣……」司語雙眼微紅，兩手緊緊握拳，聲音也顯得沙啞，「就算是那樣，我也會盡我所能，陪著他……直到他不要我的那一天……」

他想留住他，哪怕現在的紫微只是一介凡人，只有短短幾十年的生命……哪怕只有這幾十年，只要能陪在他身邊，讓他天天看著他，也好過每天無望的看著夜空苦苦等待。

「你簡直……簡直是愚不可及！真不明白，我怎麼會有你這樣傻的弟弟。」司言惱怒不已，髮也微微飛揚起來。

山鬼一族多為女性，男性山鬼很少見，並深受其他山鬼排斥，所以自語出生以來，她沒有一刻不在為他擔心。

但這弟弟卻一而再、再而三的讓她提心吊膽，先是被天界的仙人帶上了天宮，之後又被紫微星君親自送回來駐守靈山。

那時候的語比現在更加沉默，什麼也不說，精神頹廢，就好像是被人拋棄的小狗，每夜以淚洗面，哭到眼眶流血。

那副慘相讓她不願意再想起，更不願意讓過去重演。

她知道，一切都是因為那個紫微星君。因為山鬼專情而忠心，認定了一人之後，斷不會再變，可是紫微星君卻殘忍的拋棄了語……讓他失去了全部！

「我只想留在他的身邊……我只想繼續陪著他，看著他……」司語嗚咽著雙膝跪地，淚流滿面，「我不想再離開他了，言……」

看著弟弟痛苦的模樣，司言有了一絲心軟，但是她忍住了上前去安慰司語的衝動，反而動了動唇，唸出一串咒語。

長痛不如短痛，為了不讓語日後更加傷心難過，她必須將那個紫微星君的轉世從他的世界裡徹底的剷除！

「言？」司語感覺到周圍的空氣波動不對勁，驚訝的抬起頭，才發覺姊姊的手心

裡正閃爍著綠光，而自己身下的土地竟鬆動了起來。

「！」的一聲，一條粗壯的樹藤從地下鑽出，很快的纏繞住司語的雙腳，並且向上攀伸，將他的身體牢牢束縛住。

「言，妳要做什麼！」司語掙扎著，可是他的手腕也被樹藤纏緊，一時半刻根本無法動彈。

「語，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好……」司言伸手撫摸著弟弟的臉頰，輕輕歎道。

「妳要做什麼？」像是察覺到姊姊的意圖，司語驚慌的睜大了雙眼。

司言沒有再說話，腳尖向後一點，身形迅速消失在他面前。

「不！言！回來！」司語扭動著身子，痛苦的嘶吼，「不要傷害他！不要！回來！」可是林子裡變得安靜，聽不見一絲動靜，更聽不見司言的回答和腳步聲……

這時，楊子巍正在司語所居洞口的草地上盤腿而坐，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放下雙手，睜開雙眼。

身上的傷勢已經大致痊癒，內傷也好了大半，是時候離開靈山趕回京城了。

可是，該如何向司語開口呢？

那個孩子一直將自己當成那叫紫微的人而黏著，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對他產生了一股特殊的感情。

這種感情彷彿不是慢慢滋生出來的，更像是原本就蟄伏在自己的心底，忽然被解開了束縛翻湧上來，讓他很快就接納了原本並不熟悉的司語，並且在他面前卸去所有的偽裝，隨著他的一言一行或喜或憂……

這與過去的楊子巍一點都不像，他從不允許任何人走入自己心底，哪怕是穆曉宇，他也是在尊敬、效忠之餘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可是他對司語這份莫名的親切感算什麼？為什麼總是忍不住在他面前流露出真實情感呢？

楊子巍皺著眉頭思索。或許是因為司語太過單純，在他面前根本不需要偽裝自己，所以自己才會完全信任他、沒有設防。

就像是多了一個弟弟……沒錯，這種感覺，就像對年幼弟弟的手足之情，看來自己是不知不覺的將那有些笨拙的孩子，歸入需要保護的人之中了。

可笑，自己竟然產生了想要保護一個強大的山鬼的想法，是不是太不自量力？

就在楊子巍搖著頭自我嘲笑的時候，樹林裡傳來了一片窸窸窣窣的聲音，他抬起头，看了過去，不久，那兒便出現了一名裹著獸皮的美麗少女。

她的五官和司語很像，四肢也與司語一樣，不過利爪和身上裹著的皮毛卻顯出深深的棕色一跟她那頭略捲的長髮一樣。

同樣，她的瞳也是漂亮的金黃色，但楊子巍卻覺得，她的金眸比司語的更令人感到緊張與壓迫。

「看來，姑娘應該和語是一族的吧？」楊子巍輕輕一笑。

司言微微翹起嘴角，傲慢的打量著面前的人類，「我是司語的姊姊，司言。紫微，你又想來傷害語嗎？」

楊子巍一愣，看著對方有些憤怒的臉，不明所以。

「幾百年前，你們將他從我娘親身邊帶走，害我娘親抑鬱而終。然而，你又在他已經認定你之後將他無情的拋棄在這座靈山，害他夜夜以淚洗面。紫微！如果不想要他，為什麼當初接近他後又拋棄他？你的自私和無情讓語痛不欲生，現在，你還要再來傷害他？」

「我……」楊子巍啞口無言。原來司語曾經遭受過那個紫微的離棄，怪不得他總是黏著自己不放，像是害怕自己離開一樣！早知道是這樣，自己當初就不該默許他將自己當成紫微，現在又該如何脫身？

一想到司語會因自己的離去而傷心痛苦，楊子巍心裡就悶悶的痛。

「就算你已經轉世，不記得你前世造了什麼孽，可是你的出現會給他帶來絕望！我知道，你是不可能永遠留在語身邊的，等你想要離開這裡的時候，他還是會傷心，倒不如現在就……」司言話未說完，忽然湊近過來，尾巴朝楊子巍的右腿一掃，將毫無防備的他絆倒在地上。

她伸出利爪，扯起了他的衣領，雙眼狠狠瞪著他。

楊子巍沒說話，只是靜靜的看著這位憤怒的女性山鬼，他知道，她其實並沒有什麼惡意，一切都是為了那個孩子……

司言猶豫了片刻，原本想要穿入楊子巍胸膛的手還是緩緩的放了下來。

她不能殺死他，既為星君轉世下凡，他的命數自然有天定，她逆天而行肯定會招來天譴。二來，如果自己真的殺死了他，語或許會徹底絕望，說不定還會做出什麼傻事……

倒不如留個希望給那孩子，也留條後路給自己……

司言思索了片刻後，拎起了楊子巍，很快的穿入樹林，朝山下奔去。

山林間，一條細細彎彎的山路一直延伸向山腳，很快，一座山門就出現在兩人面前。

山門不過是一座古老破舊的石碑，但是它卻阻隔了靈山與外界，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交接點。

「只要踏出了這座山門，你就可以回到人界。」司言在山門口丟下楊子巍，冷冷的指著前方不遠處的石碑，「你還是忘掉語吧。拜你所賜，他這一生都無法離開靈山。」

聽了她的逐客令，楊子巍忍不住開口說道：「我會如妳所說的離開，但那是因為我還有要事在身，我並非妳口中那無情無義的紫微，司語救了我一命，他的恩情我絕不會忘，更不會傷害他，如果司言大人允許，我必定會再回來探望他。」

楊子巍心中苦笑。看來就連這個女山鬼都認定自己是那個無情無義的紫微，而原本想要利用「紫微」身份隱匿於靈山的自己，此時也無法再辯解，再怎麼說他不是那個人，他們也不會相信。

他轉身邁開腳步，又有些猶豫。雖然自己本就打算離開，但是就這樣一走了之嗎？想了想，他又開口，「至少讓我和司語道別。」如果發現自己不見了，那傻孩子會不會將整座靈山都翻個遍？

司言看見他臉上的不捨，皺了皺眉。這要求雖不過份，可就怕語硬是要把人留下，更怕這一見……語會想跟他走。

心中一番計較，為免橫生枝節，她斷然道：「我自會轉告他你已離開，不勞費心。」言畢還推了楊子巍一下，催促他。

「紫微！」就在楊子巍被催促而邁出第一步的時候，身後忽然傳來司語急切的呼喚聲。

楊子巍回過頭，就看見司語朝著他全速奔跑了過來，一臉焦急和驚慌。

「語？」司言一驚。自己用了十足法力下的束縛，語是如何這麼快就解開的？難道他……

「紫微！」司語身形一閃，趁著姊姊發愣時，衝到了楊子巍身前。

「你動用了山魄的能力？」司言面露怒色，雙眼狠狠的瞪著他身後的楊子巍，「為了這種隨意拋棄你的人，你不惜動用山魄？」

山魄，是山鬼最寶貴的能量之源，不到危急時刻不會輕易使用，一旦使用了，流失掉的能量必須用數十倍的修煉時間才能補充回來。

面對姊姊的質問，司語無法否認，肩膀也微微顫抖著，「別說動用能力，要是紫微有事，我也會用它來救紫微……言，這和妳沒有關係！」

「和我沒關係？」司言一聽握緊拳頭，「你說和我沒有關係？你可是我司言的弟弟啊！你居然說和我無關？」

如果不是血脈相連，她又怎麼會管這麼多！就因為他是自己的親弟弟，就因為這一切不斷的血脈，她自他一出生就默默關注、保護著他……可是現在，這孩子居然為了一個給他帶來無限痛苦的人對自己吼叫，說和自己毫無關係？

被觸怒的司言臉色微紅，用力咬著下唇。

楊子巍凝視著面前臉色難看的少女，他似乎能夠理解她急切趕走自己的心情。

這個叫做司言的山鬼，內心也很柔軟，她只是擔心弟弟的安危，不願司語受到傷害吧？

「言……」沒有向自己的姊姊道歉，司語固執的站在楊子巍的身前，展開雙臂護著他，並警戒的看著司言，生怕她再次向楊子巍出手。

見他這樣對待自己，司言負氣的冷哼一聲，「好！既然你這麼說，我再也不管你的事情了！」說完，她甩頭就走，很快的跳入山林裡，瞬間就沒了蹤跡。

「言……」司語收回雙手，難過的望著姊姊離去的方向，其實他也知道自己剛剛那一句話有多麼傷人，傷了一直不顧族人嗤笑而保護著自己的姊姊。

他也不想這樣和言說話，可是，他無法容忍任何人傷害紫微，哪怕是自己的姊姊……

楊子巍將這一切看在眼裡，他知道這對血脈相連的姊弟之所以發生爭吵，呵護關愛弟弟的司言之所以憤然離去，都是因為自己，以及那個紫微。

這也讓他看清了，司語對那個紫微有多麼執著，他不由得想到，自己真的能一直扮演著紫微的角色嗎？

如果現在不離開，任由司語繼續這樣纏著自己，他也會忍不住向這個孩子靠近，

產生出更多感情，日後，當司語發現自己並不是他等待的人，又或者如司言所說，自己不可能永遠留下，等他離開靈山之時，司語該怎麼辦？那時候的自己又該如何？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趁著相處時間還不長，也趁著自己還能放得開，離去吧！楊子巍無奈的輕歎了口氣，又看了眼面前背對自己而站的司語。

一股濃濃的不捨讓他鼻尖發酸，但他還是強忍住想要向司語走過去的衝動，腳步一轉，邁出離去的那一步。

驚覺到楊子巍動靜的司語急忙轉過頭，卻發現對方已經有半個身體沒入山門中，朝著他露出一抹苦澀的笑容，「對不起，司語，我並不是紫微，在受傷被你解救以前，我根本沒有見過你，我只是在利用你幫我躲避追殺、讓我養傷……你的紫微一定不是像我這樣會利用你的人……對不起，司語……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紫微！」司語急忙撲上前去，可是楊子巍的身體卻完全消失在山門之中，讓他撲了個空。

「紫微……」司語呆滯的看著高大的山門，眼圈漸漸紅了起來。  
那個人……又要丟下自己，獨自離開了嗎？又一次……又一次的丟棄自己……

Crescent